

本期摘要

- 3 駱駝要穿過針的眼
- 7 一個操廣西粵語的「老外」
- 8 他們留下來，乃為役於人
- 10 我的宣教路

北宣

2021年7月 第399期

家訊



這十年來，你可能經歷過許多深刻難忘的變化，也下過大大小小的決定，這段日子所做的，能令今日的你無悔、驕傲嗎？《家訊》的讀者對今次的徵稿專題感受良多，也踴躍投來多篇文章，我們一起來細讀其中幾位的十年人事吧。

這十年前做過的決定， 能令我無悔驕傲嗎？

文：小花

十年前，我剛從澳洲畢業回港。畢業前，留學生會打聽彼此的去向：專科生大多會留在當地找工作，這有利於申請永久居留；有些留學生寧可再報讀課程，或跑去做侍應、倉務、送貨，為的是希望多待一些日子，等待合適的機會再申請居留。我一直認為父母辛苦供我到外國讀書，學成後理所當然要回家，所以我沒有多想就決定回港。

回港後兩三年，我非常不適應香港的生活，經常夢見自己仍在澳洲，而日常生活中的大小事情，總容易讓我聯想起澳洲的一切，就像港人到外地有思鄉病一樣。加上當時經濟不景，我的收入非常微薄，朋友在澳洲做兼職侍應的收入比我還要多。我有點後悔了，我不斷問自己、問神：究竟畢業後回港是否一個正確的決定？

後來，神藉著一篇講道提醒我：若我的人生目標是要被主使用的話（而不是追求生活的安舒和快樂），那麼，我無



第二次重生

文：迦勒

論在哪一個地方生活，都可以被主使用啊！這個醒悟，叫我不再著眼於哪一個決定才是正確，也不再常常拿兩地的生活作比較。我也漸漸的不再日夜想念澳洲的一事一物，思「鄉」病竟然慢慢的不藥而癒，我開始投入香港的生活和節奏，同時繼續尋找主給我的召命。

近一兩年，移民話題再度流行，不少人誤以為我已經有澳洲的居留權，可以隨時回去定居，當然不是！實不相瞞，每當我在社交平台上，看到留在澳洲定居的朋友發佈的悠閒生活照、一家四口住在獨立大屋的相片，我總會忍不住幻想：假如我十年前沒有回港，現在過的是怎麼樣的生活？但羨慕的同時，我又確信無論我身在何處（縱使是生活艱難的香港），都會有被主使用的機會。

現在很多人想盡辦法移民，或跌入「去或留」的掙扎中。我不敢說十年前回港的決定是對還是錯，但我可以說，過去十年充滿神給我精采的帶領；我不知我未來十年將身在何處，但只要繼續願意被主使用，在哪裡都可以為主「無悔驕傲」。⁺



回港初期，十分掛念澳洲那種「一人之境」的寧靜生活

畢業後，我投身銀行業的工作，多年來經歷沒完沒了地遞增的銷售目標、合規部門的監管等多重壓力。

到了2014年，我感到自己好像是快要折斷的弓，幸好就在這時，神突然開了一條出路給我，讓我離開了這個「為奴之地」，轉了新工作。這一年可以說是我的第二次「重生」。

以往，工作佔了我人生大部分的時間，雖然在忙碌的工作中我仍能保持穩定的崇拜和團契生活，但卻沒有仔細讀過聖經，每天只是象徵式地靈修五分鐘。轉換了新的工作環境後，我的靈修時間多了，我開始認真地慢慢「吃」聖經，將神的話語藏在心裡，也感覺到神的話語是何等甘甜，且充滿能力。記得有一次上聖經課時，老師帶領大家唱「祢的話」這首詩歌，唱到中段的時候，眼淚不斷流下來，我很後悔以前沒有好好讀聖經。

除了有穩定的靈修生活外，我也參加了教會的事奉領袖訓練課程。課程除了重整我個人的屬靈生命之外，也突破了我靈命成長的「樽頸」位，讓我可以成聖的路上學習更加體貼神的心意，建立弟兄姊妹的生命。感謝主給我這十年的轉變，經歷第二次「重生」，叫今天的我無悔無憾，將來見主時也不至於羞愧。⁺



駱駝要穿過針的眼 文：駱駝

自從十幾年前決志信主後，我體會得最深刻的其中一件事，就是「駱駝穿過針的眼，比財主進神的國還容易」。

過去我大部分時間都在一家私人機構工作，月入數萬元，當然稱不上有錢人，但已算很不錯，因而也很捨得花錢，可是每當要做「十一奉獻」，錢袋就馬上收緊起來，每次都不過是心血來潮，才願意奉獻 500 大元。我明白上帝要我們盡心、盡力愛祂，把全人獻上，但身體卻往往很軟弱，我告訴自己：「現在還要供樓養家，生活壓力大，待我經濟上寬裕一點時，我才把十分之一獻上吧！」但實情是，我當時是絕對有能力拿出這筆奉獻的，只是不捨得。

後來，我的收入又增多了，生活水平也相對提高，我用最新款的手提電話，看當時最新款的 4K 電視，坐最新款的電動按摩椅，但奉獻給上帝的水平卻沒有多大提高，一年間，只做了幾次奉獻。那段日子我不斷為自己找藉口，說自己也有參與事奉，可以充數吧？但心裡其實一直暗暗感到對不起上帝，因祂賜給我的遠遠大於我

所付出的！我心想，我會不會像使徒行傳中的亞拿尼亞和他的妻子，在奉獻上欺騙上帝而沒有好收場呢？這時我就明白，富人為何這麼難進天國！富人家財萬貫，要放棄的遠比窮人多，叫他如何能跟隨耶穌呢？

幸好上帝明白我的軟弱，在奉獻上提供了很好的學習機會給我，那就是我的薪金大幅減少了三分之二。

收入大減後，我就把許多不必要的支出都削減了，計算下來，發現其實要維持生活也不需花太多錢，同時，由於奉獻的「標準金額」大幅下調，所以我就變得容易願意付出，給上帝的奉獻總算開始「達標」了。到了現在，即使收入回升，我也學會不要吝嗇奉獻，何況萬軍之耶和華說過：「你們要把當納的十分之一，全部送入倉庫，使我家中有糧；藉此試驗我，看我是不是為你們敞開天窗，把福氣倒給你們，直到充足有餘呢」（瑪拉基書三 10）。✚





飄「零」的歲月 文：P

十年前，我覺得自己是個零，一個可有可無、渾渾噩噩、沒有人生目標的人，我沒有合得來的好朋友，被忽略，沒有存在感，沒有信心，在任何群體中（工作、大學、中學、其他團體）都有格格不入的感覺，生活不快樂。

當時我加入了一間在家附近的教會，認識了一些教友，對神、對耶穌多了一點了解，後來教會更發掘了我的運動恩賜，這是我第一次得到群體的接納和認同，更重要的，是我感到神似乎跟我說祂看得見我，沒有離棄我。可是我的信仰還是不太穩定，我受著世俗影響，憑著血氣行事，上教會一段時間之後就離開了。

我繼續過著世俗的生活，照常上班下班，沒有去教會。直至大約五年前，我有了一種新的興趣，就是黑白棋。我開始上網跟其他人玩，去棋聚，參加比賽，生活有了些充實的感覺，可以享受日光之下的樂趣，並感到這也是神的恩賜。

直到 2018 年，我開始出席北宣的主日崇拜，覺得這裡的講道很有道理，能夠進入我的內心。不知甚麼原因，我發覺自己聽道時的集中力比以前有了明顯的改善，聽完之後總會期待下一次的講道，而內心的噪音也大大減少了。到了 2019 年終，有一次讀了崇拜週刊的「牧者心聲」，我似乎找到了一直尋求的答案，牧者提到：「我們的自我太容易與世界融合，以尋求地上的成就、名聲、情慾的滿足為人生最大的渴慕；……我是否愛自己的『以撒』過於愛神呢？」這篇文章似乎告訴我，心底最大的渴望如果不是基督，將不會得到滿足。當時我覺得神在向我說話，祂沒有離棄我，我內心頓時有一種釋懷的感覺，對人生有了新的看法。之後我繼續尋求神，讀聖經、祈禱、靈修，到了去年，我受洗加入了北宣，開始學習不強行去競爭，不與他人比較，也不放大或輕看他人和自己，而是享受神賜給每一個人的獨特生命，追求永恆的價值。

十年後的 2021 年，我覺得自己不是個零，很感恩。但我也慶幸自己曾經是零，正因為我是個零，所以才可能認識耶穌，認識神，感覺到祂的愛、祂的同在和作為。✝



沒有嫁錯郎 文：雲兒

生命永遠都有做不完的決定，也有很多掙扎。由於我身體不好，所以總想提早退休，但又捨不得那份薪金。因此一拖再拖，直至身體向我抗議，要我在金錢與生命之間，二擇其一！這時我才認真的去思想，最後我選擇了生命，放棄了金錢！

之後，照顧媽媽的印傭放假回鄉，我找不到合適的老人院，因此丈夫便提議我們夫婦搬去媽媽的家暫住。那時，我不單要做家務，也要照顧媽媽，真的非常吃力！而我，卻是個十分自我中心的人，我只知道自己身為照顧者，好辛苦，好大壓力，並沒有想到丈夫亦是一名照顧者。我有壓力，可以向弟兄姊妹傾訴，他有壓力，卻只會藏在心裡！

感恩，這段日子最後都過去了。怎料大約半年後，媽媽竟在睡夢中返回天家！原來那一次，是神給我最後與媽媽同住、照顧她的機會！

神其實很恩待我，讓我下了提早退休的決定，可以有三個星期與丈夫一起去照顧媽媽，倘若我仍有工作在身，公司是不會批准我放無薪假期，而我亦沒有這麼多年假。倘若那次不能去照顧媽媽，將會成為我一生的遺憾！

在過往，我一直對丈夫有很多不滿，覺得我愛他多過他愛我，我所有事都要遷就他，好委屈！但在那三個星期，我發覺他雖然辛勞，但卻沒有半點埋怨，他還常鼓勵我，說這是難得的機會。



在媽媽離世後，我陷入了自責、內疚的狀況，變得毫無動力，很少說話。我不斷去尋找一些免費的網上興趣班，想藉此舒緩自己的情緒，但我當時總是常常發脾氣，又突然哭泣，丈夫看在眼里，卻沒有責備，相反，他只是安慰我，告訴我媽媽已返了天家，將來必可以重聚。我這才發現他已改變了很多，無論在信仰，在生活，他都支持著我，陪伴我同行。

他不是那種會將愛常掛在咀邊的人，但他卻會用行動來證明他的愛。他那不離不棄、有深度的愛，不單支撐著我，也支撐著我的家人，假如沒有他的提醒及陪伴，我絕沒有那份持續的愛心去照顧媽媽。

感謝神令我懂得欣賞丈夫，珍惜與他的相處，雖然他不是全世界最好的，但他卻是我生命中最好的！

神打開了我心靈的眼睛，叫我能看見，祂為我預備了一位深愛著我的丈夫，祂為我預備了最好的。當初嫁給他的決定，令我一生無悔——我沒有嫁錯郎。✚



十年——我在夫婦團的日子



2011年1月的提比哩亞團

2011年的1月，我和丈夫加入了教會新成立的夫婦團「提比哩亞團」，今年剛好是十週年。

十年人事幾番新

執拾屋子的時候，無意中發現一張團契照片，就是當時提比哩亞團立團時所拍的照片，我至今仍記得當時孔牧師為這新團契致詞和祝福，而一些青年科的部委也親臨支持，我們十多對夫婦首次聚首及成為團友，由陌生到彼此認識，展開了新的夫婦團契生活。

我其實很期待由青年團契轉到夫婦團契，因為當時剛組織了新家庭，很多事情都需要建立，也需要有前輩和同路人分享經驗。團契中好些週會的主題內容令我得益不淺，我多了明白夫婦往往各有不同的性格，也多了認識如何有更好的溝通，而團契的牧者和導師也很願意跟我

文：撒拉

們坦誠分享與交流，叫我們感到有可靠的支援，我真的非常感謝他們無私的付出。

回想最初的多對夫婦，十年間有不少人因著不同的理由，例如搬遷、工作變動而離開團契，雖然有人離開，但後期亦有不少新人加入，十年後的今天，人事變動在所難免，可幸團契內仍有很多愛主愛人的夫婦，願天父繼續帶領這個團契。

事奉的磨練及成長

進入第五個年頭的時候，我隨著聖靈的感動，加入了職員會，並成為團長，在事奉的三年時間裡，神讓我遇到很多特別的人和事。當中曾有熟讀聖經的弟兄加入團契，貌似虔誠，後來卻發現他是居心叵測，他常在群組裡發放似是而非的信仰訊息，擾亂人心。職員會經過多番討論，並在導師和牧師的協助下，釐清了事情的真相，令團友恢復對信仰的信心，團契也得以回復平靜及安穩。經過此事之後，我更深知道從上而來的智慧、懂得辨別是非的心是何等重要。

萬事互相效力

團契踏進十週年的今天，不少夫婦的子女已逐漸長大，其中不少已加入 Awana 兒童團契，眼見他們活潑成長，我真的很感恩，如今的團契可真是個大家庭呢！願提比哩亞團繼續蒙神帶領和保守，讓各團友「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，叫愛神的人得益處，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」（羅馬書八 28）。✚

一個操廣西粵語的「老外」

北宣人的一切恩典得來不易，是神的顧佑、歷代先賢的付出，我們才享有今天的北宣。下文節錄自 2007 年 6 月《家訊》的同名文章，當中所記的劉福群牧師（William C. Newbern），就是北宣的一位建堂功臣，他的故事，值得我們今天重溫。



文：潘素行

「劉福群」，一個不能再中國化的名字，屬於上世紀二十年代由美國來華的一位宣教士。從北宣家的前輩口中，我得悉他所作的，對北宣——不，甚至對神的國度——都有深遠影響。

先說他與北宣的關係。五十年代初，北宣起步未穩，劉福群牧師任宣道西差會主席及建道聖經學院（後易名建道神學院）院長，貼身看顧這小教會，派建道生來牧養，也常親臨講道，中英雙語自講自譯，有時興起更唱起歌來。他先前在廣西梧州的建道事奉多年是講普通話，粵語是來到香港才學，帶點廣西腔。

1957 年，北宣遭業主加租幾倍逼遷，同工覓得馬寶道一個單位，售價 47,000 多元，當時會友及社會經濟環境都處於粵語殘片年代，教會的存款只有 2,000。西差會在劉牧師帶領下，為我們付了首期。未已，劉牧師賣出自己在長洲的住所，主動為北宣買入馬寶道相連的一個單位來打通，讓教會有發展的空間，35,000 元的樓價，全出自他將來的養生老本。到劉牧師近七旬退休回美，住的是類似貨櫃的拖車屋，直至 1972 年 72 歲離世。

我為他的遠見和慷慨所感動。現在教會每次擴堂，我都

記起最初我們是怎樣首次置堂址的。

說到劉牧師對建道的建樹，我更佩服他的遠見、毅力和父母心腸。他奉獻了 35 年給建道，中日戰爭和內戰期間，他在廣西領著一群師生邊逃難邊上課。1949 年中國易權，他如其他西教士般必須離境，但從神領受了在香港重新開辦聖經學院的指示，於是逐一去信留在國內的畢業班同學，請他們來港。

1950 年，20 名學生帶著棉被、小籐箱分別抵港，劉牧師到火車站逐一迎接。「劉牧師成了我們的衣食父母，照顧一切。」男生之一、後成為北宣首位堂主任的梁得人牧師說：「第二年我們畢業，根本沒有像樣的衣服，他找來贊助，給全體學生買皮鞋，男生置一套西裝，女生置旗袍。」劉牧師此舉是為了他們出工場所需。贊助還包括體格檢查、牙科檢查及治療、一本新的聖經和一些工具書。

這些事蹟，加上劉牧師所著的《十架與冠冕》，讓我看到一個主的忠僕。我折服劉牧師的遠見、愛心、以神的國度為念。✚

他們留下來， 乃為役於人



文：仁

疫情肆虐期間，大眾都感世事無定，但面對人生種種無常的，還有各式各樣的醫護人員。

話說我的團契裡有幾位醫療專業人員，早前他們在一次「世界在隔離，我在你隔離」週會中，分享他們的工作日常，以及疫情中的體會，讓我們認識到他們「留下來，乃為役於人」的心志。以下摘要為當時的對談分享。

你們從事哪些醫護工種？

軒：我是公立醫院的兒科醫生，在初生嬰兒深切治療部工作。每個月我有三晚需要留在醫院過夜候命，可以睡覺休息，但也試過「通頂」工作。

天：我是醫院的化驗師。透過檢驗真菌、細菌和病毒等樣本，我們要分辨病人感染的微生物類別和品種，然後再做其他檢測，例如細菌對抗生素的抗藥性。

怡：我本來是母嬰健康院護士，疫症期間被調派往竹篙灣檢疫中心工作。

華：我是內科病房護士，每週有一天通宵工作，今年初曾有八星期進入隔離病房當值。“Dirty team”聽起來

挺嚇人，其實裡面的人並非特別 dirty，對於較高風險的工作，我們自有相應的保護裝備。😬

過往一年多你們面對過甚麼挑戰？

軒：我試過兩次，每次一個月時間負責照顧確診的小朋友，我本可入住酒店，以免感染家裡的人，但由於我想多見家人，所以寧願回家休息。記得首次穿著全套保護衣進入隔離病房時，我深呼吸了一口氣，禱告說：「天父啊，求祢保護我！」有一次要替一歲多的小朋友抽血檢查，這孩子「人仔細細」，但反抗起來卻孔武有力。我當時戴著密不透風的 N95 口罩和面罩，以致抽血倍覺困難，小朋友不願戴口罩，只一味大哭大叫，我彷彿感到病毒直飛向自己，心裡也慌起來：我的 N95 戴得 fit 嗎？我會被傳染、連累同事和家人嗎？我應該租住酒店，自我隔離嗎？

天：疫情嚴重期間，化驗個案激增，我在通宵當值時尤感吃力，既要獨立化驗，又要接聽醫生、護士的查詢和催促電話，實在亟需人手補足（**軒：**雖然打給你的不是我，但也真的不好意思！）。上司嘗試加人，但疫情突





然逆轉時大家都來不及部署，我惟有撐住。在初期，我們對這新冠病毒認識不多，但後來有了病毒基因圖譜、病毒 DNA 化驗方法，工作程序才順暢起來。疫情難測，人手又短缺，真逼得我喘不過氣。

寧：許多無法探望病人的家屬，常會因為掛心而來電查詢，但病房猶如戰場，入住率高，流動量大，許多時我們都未必能及時接應這些查詢。我很明白家屬的焦慮，惟有努力溝通，希望他們諒解。

醫護的工作令你們經歷甚麼信仰反思呢？

怡：相對你們幾位，我的工作挑戰不算嚴重，實在很感恩。但由於許多措施朝令夕改，所以我也難以適從，而住在隔離營也要適應，可是每當清晨起來，看見天邊的日出，我便會想起信實主的同在。

天：我的工作好卑微，我只懷著幫助病人的信念，希望盡早完成報告，讓病人早點康復出院。最氣餒的，就是有時無論怎樣努力，病人還是沒好轉，以至離世。我但求努力做好分內事，仰望神的醫治。

軒：我是比較「驚青」的人。冬天在傳染病房工作，會洗手洗到出現損傷！記得入病房前要戴 N95 做 fit test，測試口罩是否符合面形，照顧確診病人之後，我常會懷疑 fit test 時口罩戴得不對。我事後反省，發覺

我越想只會越擔心，所以要努力將憂慮交給神。

天：看來我們都要學習「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」！初期口罩短缺，我很受困擾，除了上網購買高價口罩，也沒有其他辦法。我有潔癖，每天上班要用上好幾個口罩。後來有朋友不約而同寄口罩給我，很有雪中送炭的感受。

寧：我曾經關懷過一名末期癌症病人，直至她離世，有幸得到她的家人邀請出席喪禮，我從中多了認識她的一生。這是一次很特別的經歷，使我明白到病人雖然看似無助、平凡，但原來他們的人生也曾精彩過，神創造的每個生命都是獨一無二。

我們可以怎樣為醫療界別祈禱呢？

怡：我只希望大眾多一點體恤，嘗試欣賞別人的付出，為默默耕耘的人心存感恩。我們作為基督徒，可以為醫護人員、病人和他們的家人代禱，他們各自承受的壓力可不小。

天：我希望有足夠體力，既有精神照顧太太和孩子，也能應付工作上突如其來的情況。當然，最希望上帝讓世界疫情消退、大家身體健康。

軒：目前香港醫護人員的工作量已沉重得無以復加，很容易令我們對病人的身心痛苦變得麻木。祈求主幫助我們重拾初心，毋忘醫治照顧病人的理想。

寧：疫情無常，醫護人員的專業指引時有更新，我們確實要更有智慧地體察與回應病人和家屬的身心社靈需要。惟願聖靈恩賜忍耐、恩慈與仁愛的果子。✚

第 47 屆差傳年會講員分享

我的 宣教路

文：羅兆麟牧師



福音性音樂小組在練習，當中超過一半為未信主朋友

我小時候從沒聽過有關宣教士的事情，自然地，我也從沒想過自己會成為宣教士。

我是讀預科時信主的，1993年考進香港大學時，有基督徒師兄師姐邀請我出席他們的迎新會，想不到這個聚會改變了我的一生。聚會中，我深深感受到上帝在尋找我，自此，我開始在大學中參與門徒訓練，定期傳福音為主作見證。在三年的大學生活中，神多次呼召我成為全時間事奉的工人，於是大學畢業之後，我就接受裝備，開始了全職事奉的生涯。

神播下宣教的感動

在接受裝備期間，我需要參與一次海外短期宣教，目的地是日本的仙台市。當時我不禁問：為甚麼不去一些落後的地區呢？為甚麼要去日本呢？我生於一個反日的家庭，父親非常討厭日本人，也不用日本的電器。但當我到了日本，我的心卻被震撼了，原來，日本的基督徒人口比例是少於1%！

自此我便委身為日本禱告，愛日本的心也漸漸在生命中萌芽。神安排我三次到仙台短宣，當中，神先叫我看見日本的需要，發現不少日本大學生甚至沒有聽過「耶穌」的名字；後來，神更感動我和當時的未婚妻，要踏出信心一步，加入宣教士的行列。

加入宣教士的行列並不是想像中那麼簡單。正當我們克服了一些阻滯，主又給我們預備了宣教的路時，我發現母親患上了癌症！「我真的能踏上宣教的路嗎？」我多次向神求問，神給我的回應卻是沒有改變。到了翌年3月，醫生竟然說，不知何故，母親身上找不到任何癌細胞，就這樣，母親的癌症不藥而癒！2000年7月，我們夫婦二人正式被差派到日本開荒佈道。

親歷宣教的奇蹟

到了日本後，我們發覺佈道工作十分困難，在頭兩年，信主的人數十分少，更不用說跟進了。我們感到無力，有時也會懷疑自己，但神不斷鼓勵我們。累積了幾年的經驗後，我們開拓了不同的友誼佈道渠道，如英文小組、音樂小組

和家庭派對，我們又活用日本學生感興趣的話題，組成有效的佈道流程。在佈道和跟進極為困難的日本，神使用我們創立了一個小奇蹟，那就是近 100% 的跟進比例。除了在校園佈道，我們亦開放家庭，學生在品嚐我家菜餚的同時，我們的生命也影響了他們的生命，這樣跟進比例就自然提高了。

到了日本第四年，我們漸漸進入豐收期。我們舉辦的音樂工作坊竟有超過 100 人參與，很奇妙，沒想到日本 NHK 電視台竟為我們做了十分鐘的專訪，太太可以在當中分享見證！也有兩份報章主動介紹我們的活動！到了音樂佈道會當晚，教會座無虛席，牧師大膽清楚地分享信息，讓日本人能夠明白福音，接著我們也透過查經，跟進有興趣認識更多的朋友。

不久之後，神使用音樂工作坊，吸引了一些日本人教會一起來做青年佈道工作，聯合舉辦了一個每月一次的聚會，名為 Gospel Power Hour。在首次聚會中，參加者竟超過 60 人；後來在半年間，出席人數更高達 150 人！在教會人數平均只有 35 人的日本，青年信徒流失率很高，青年佈道困難重重，但神卻讓我們這個聚會幫助不同教會一同在日本牧養，並得著新一代的年輕信徒。

宣教路的新階段

2008 年，我向差會申請到美國進修，因此辭別了仙台市。我們原打算學成後回日本繼續宣教，但在第二年差會出現了人事調動，我被邀請回港協助差會的工作，於是我延長了我的進修，一家人回到香港繼續事奉。然而，到了 2011 年，日本發生 311 大災難，震央竟是我們以前事奉的城市，隨後幾年，我和太太輪流到日本參與賑災工作，神讓我見



於東京舉辦大型音樂佈道會

證到祂如何在災難之中賜下平安，使用教會成為災民的幫助和祝福。

到了 2015 年，神帶領我走到宣教人生的另一頁，那就是培育宣教士的工作。雖然我很喜歡在宣教前線打拼，但我更加看到宣教接棒的需要，於是我離開了事奉 19 年的差會，加入了恩福神學院，開辦宣教學碩士及副學士課程。今天，回望過去 25 年的事奉，我越來越體驗到「要收的莊稼多，作工的人少」這句話的真實。現在我的禱告是求主在香港興起新一代的宣教工人，去承接這世代的宣教工作，我邀請你跟我一同禱告，求主復興香港的差傳力量。✝

（本文撮錄自今年的《差傳特刊》，特刊將於 9 月派發，請密切留意。）



開放家庭，邀請日本朋友來我們家吃晚飯



幾點編見

文：余敏聰

《家訊》「投投是道」專欄歡迎北宣家弟兄姊妹投稿。作為編委之一，我實在希望大家既喜愛閱讀，也喜愛寫作。《北宣家訊》若要成為言之有物、榮神益人的教會刊物，就需要眾肢體、你和我共同參與。

「為何寫作？」

人的生命是神所賜，基督徒的生活離不開信仰，信仰離不開生活。如果我們的日常生活（也包括在教會裡的）太急促，那就很容易會錯過當中許多值得記錄下來的地方。我們經常用智能手機拍下美麗的、有用的東西，難道不也應該用文字把生活中有意思的片段捕捉下來嗎？

「我喜歡圖畫，拍下影像不就夠嗎？」

有人說：「文字正在消亡。」然而這是一種迷思 (myth)。我看見一朵美麗的花，拍下來給別人看，他們也許只能說，那是一朵白色小花，種在地上。但我卻還能用文字告訴他們，它生長在水泥地上，是我在公園旁路邊遇見的，很有生命力，它提醒我不要為明天憂慮，求主賜我遵行祂旨意的心志。圖像的內容，原來可以這樣豐富！文字是將所思所感說出來的一種重要媒介。

「我常執筆忘字，又怎能寫出文章來呢？」

萬事起頭難。我們試回望人生各樣的第一次：獨自出國、煮飯、工作面試、跑馬拉松……最後不也是克服了嗎？當中不也是累積了寶貴的經驗嗎？

「寫些甚麼好呢？」

衣食住行的點滴，都能幫助我們細味神的恩典；喜怒哀樂的思緒，我們要學習好好的沉澱。你可能希望分享一段個人見證、閱讀心得、聚會後感……這些都是很好的寫作題材，也能引導你思考上帝在你身上的作為。又或者你在閱讀某一期《北宣家訊》的文章後，如有任何意見或感想，亦歡迎來稿分享。

「我準備好了，如何寫？」

任何時間，你都可以投稿給《家訊》。最少 200 字，最多不超過 800 字，歡迎提供相關照片。

來稿須附的資料

1. 真實姓名（文章可用筆名發表）
2. 所屬單位（團契、小組等）
3. 聯絡電話

投稿方法（只選其一，須註明「北宣家訊編委收」）

1. 電郵：info@npac.org.hk
2. 傳真：2806 3221
3. 把稿件投入教會奉獻箱、或交接待處

